

宽窄之大众哲学散打篇



成都文化自成一体，绝对不能用正统北方文化来解读，也很难套用南方以及东方文化。自 2000 多年建都以来，成都“不器”的城市个性异常突出：不排斥异端，不拒绝先进，传统与现代、时尚与保守、主流与另类、高雅与世俗兼收并蓄。细细品味这座城市，你就一定能从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中找到既俗且雅的生活坐标，感受到宽窄之大众生活哲学的意趣。

母兮兮动了粗口 窄变宽 宽变窄 自由切换

且不论软绵绵的梅花音，英语称呼为短元音 æ，在成都语言常常出现，比如说“三、烦、哎、看”等词语，一定是加上 æ 的尾音，听起来非常嗲声嗲气，也滋生了一批伪娘。有人说成都男人母兮兮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当然，再母兮兮的话语看似本土语言的窄，一旦蹦出锤子、“日本人”、毛线、老子、龟儿子诸如此类的粗口，绝对成为全国人民都通晓的意思。假如一个小伙子骑车不慎把人撞了一下，被撞者会说，小伙子，你骑啥子，骑草纸嗦。意思是说你咋那么母兮兮的。不带半个脏字，把人损了。如果是汽车与电瓶车或者摩托相撞，亏理方是汽车，另一方就会小小幽他一默，当真话我是肉包铁，你是铁包肉嗦，开得这么野，有本事你去撞火星。肉包铁，指整个身子把摩托包围，铁包肉，人被铁皮包围。

幽默成为神奇，土话反而有了意趣。

成都人喜欢坐在街边茶坊对行人评头论足。如果来个美女，就叫打望粉子，如果来个丑一点的就说太对不起观众了嘛，如果走来的是身着服饰时尚得体的就说好洋盘娇艳儿。再有评价胖人：你看带了好大一个游泳圈。游泳圈原本专项称谓，这里就放大为腰围大，或者说，妈哟，赶

得上三环路了。不着一个胖字，点评到了家。

专有名称也是成都人可以外延无限伸展的“口技”。

成都有很多蜚声中外的老字号美食，大多直白市井：夫妻肺片、担担面、钟水饺、赖汤圆、陈麻婆豆腐、龙抄手、小谭豆花等等。一看店招便知是出自民间。夫妻肺片，原名夫妻废片，废片就是牛下水边角余料，经过一对贫贱夫妻用平常百姓人家家家都有的佐料凉拌，爽口喷香，颇受欢迎，夫妻废片就演变成了夫妻肺片。担担面，从字面就可得知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街头小吃。抄手，就是北方人说的馄饨，南方人叫云吞。过去成都人两只手交叉放进袖笼里就叫抄手，形象逼真，也是成都人的小吃词汇创新。经过百年历练，这些民间小吃登上大雅之堂，原本土得掉渣的小吃，一下子成为成都美食的招牌，外地来客到成都不去品尝这些名小吃也算枉自。民间地域的窄转换为走向世界的宽，你说神不神奇。

文雅也是宽窄大众哲学的下饭菜

成都人喜欢舞文弄墨，喜欢把故纸堆里的典籍转化为活的历史，不论繁华商业区，还是僻静陋巷苍蝇馆都一定要取个与众不同的店招。有些店招是很有意思的，比如“吞之乎”，意思是你吃了吗。比起那些什么“对又来”、“好又来”雅致得多。有个叫“口叻（念ber）品”的餐馆，六个口字，意思是有口福，ber字在成都话中意思就是叻一下。南门有家面馆叫“对面”，好记好听，可谓雅俗共赏。有家清真餐馆取名别致，叫“回回来”，意思有二，回民餐馆，好吃总要来。成都做生意讲究回头客，不但店名取得好，服务质量也上乘。

春熙路附近有家老字号的卤菜馆“盘殮市”，取自杜甫《客至》“盘殮市远无兼味，樽酒家贫只旧醅”。“盘殮”，盘中的菜肴。“殮”，本指熟食，这里泛指菜。“兼味”，菜肴一种叫味，两种以上叫兼味。“盘殮市”门口有副对联：“诸肉还是猪肉香，百菜还是白菜好”，通俗易懂，对仗工稳。店里的卤肉夹锅魁远近闻名，锅盔本是寻常食品，夹上香喷喷的卤肉，然后浇上滚烫的卤汁，可谓人间美食。卤肉夹锅魁，应称为卤肉夹于锅盔，意思是锅盔夹卤肉，突出卤肉。重要的先说，这也是市场营销学的奥妙。

成都街边最常见的是冷啖杯，俗称鬼伙食。啖是古语，吃的意思。《说文解字》啖，嚙啖也。《广雅》注解啖，食也。《荀子·王霸》啖啖常欲人之有，注：“并吞之貌。”苏轼《食荔枝二首》云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取名冷啖杯，突出成都人的商业智慧。冷啖杯顾名思义，大多卖凉菜卤菜，主食主要有面条、炒饭、粉子醪糟。街边摊位一般设置在十字街口，晚上 10 点摆摊，凌晨 6 点收摊。成都人好夜生活，酒吧茶馆泡完后就到街边冷啖杯继续龙门阵。冷啖杯食客盈门，好生热闹，也是成都夜晚的一道风景。坐在街边小桌前，喝点酒，啖口菜，十分惬意。

成都人喜欢说啖字，吃两口，说啖两口。啖娃儿，指混吃混喝者。评价某人差劲，啖眉啖眼的。一个啖字用到极致，土得掉渣，洋得高雅。

成都街边茶馆极多，茶馆文化也非常发达，光看茶馆名字就显得很文化：一饮天下、飘雪、石上流、永和九年、兰亭叙等等。“一饮天下”自然是指这里有好茶好水、“飘雪”取自自然景象，“碧潭飘雪”是花茶中的极品，泡在玻璃器皿

成都街头巷尾闲话

汪和兮之

太雅人气不旺,过俗缺少文化,既俗且雅,最为上品。窄的俚语、专有名称、古语,摇身一变成为宽的外延,宽窄在成都人这里自由运转,口头语如此,生活亦如此。



里，茉莉花瓣飘在水面，像款款而至的雪花，散发出淡淡清香，颇富诗意。成都人好品茗花茶，飘雪抓住了成都茶客的心。

“石上流”取五言名句：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之意。“永和九年”就借用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的史实，意指这是一间有品位的茶楼，聚集贤达之地。还有间茶坊名字更是直接把兰亭序改为“兰亭叙”，改序为叙，内容便不一样。

当然，成都街头巷尾的小型茶坊更是多如牛毛，喝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。成都有“加班茶”一说，这是在调侃喝别人喝过的茶，有嗟来之食的意思，也用来自嘲，操得撇，混得差。

典籍之雅一旦相遇大众之俗，雅之窄便延展出宽之通路，产生积极的市场回馈效应。

俗在雅中 雅在俗里

如果把俗视为窄，雅为宽，雅俗在此就成为窄进宽出。

“烩”这个字，是成都方言，音 pa，原本用于烹调，指食物煮至烂熟软和但外形完整之状。比如汤圆煮熟了就叫“煮焉了”，红薯烤熟了就叫“烩红薯”。引

而申之，则软和就叫“烩和”，软饭就叫“烩饭”……用到人身上，则有“烩子”、“烩疲”、“烩蛋”等说法。成都有家“烩子”火锅，这里的烩子就是指开店的掌柜是小儿麻痹症患者。成都有很多名叫烩烩菜的特色小店，所谓烩烩菜就是萝卜、白菜、四季豆、洋芋用白水或者米汤煮，什么味道都不放，蘸佐料吃，这种吃法十分健康，十分流行。前些年有一段时间自行车改装的搭人的工具叫“烩耳朵”。“烩耳朵”，是一个专用名词，特指怕老婆的人。怕老婆就是心疼老婆，用改装车搭载老婆娃娃之用，后来很多人用这种车来经营，只要站在街边喊一声“烩耳朵”，蹬车人立马停在你跟前。

成都火锅麻辣烫占据成都餐饮半壁江山。成都人把火锅发扬光大，发明麻辣烫，也叫串串香，诙谐称之为手提火锅。原由是无论荤素菜都由竹签串起来的，放到红锅煮熟，捞起来蘸着有黄豆粉、花椒面、海椒面、味精、食盐的干碟子吃，吃毕后不说埋单、算账、收钱，大呼一声“老板数签签儿”，店家就会赶紧过来结账。如果是在其他餐馆，还会听见食客大声忤气说吃票子。吃票子江湖味十足，霸道。

成都好些餐馆茶坊洗手间名字取得也十分别致，什么松紧阁、听涛轩、听雨轩、叟园、观瀑亭，乃至有的厕所干脆不要名字，直接用图案表示，螺杆表示男厕，螺帽表示女厕，或用西裤和裙子，烟斗和口红、凹凸画面来区分男女厕所。

俗在雅中，雅在俗里，成都人在雅俗之间任意切换，就像成都人的麻辣怪味食品，麻辣甜咸拿捏恰到好处。太雅人气不旺，过俗缺少文化，既俗且雅，最为上品。窄的俚语、专有名称、古语，摇身一变成为宽的外延，宽窄在成都人这里自由运转，口头语如此，生活亦如此。

麻将与宽窄人生

在“宽窄”尺度上,不管身份地位,所有麻友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尊重,体现的是民主与平等,秩序井然。

袁泓冰

麻将，堪称“国粹”。麻将蕴含中国人的生存理想，体现出一种哲学。“宽窄”皆宜，没有年龄、职位、学历、关系等限制。麻将数字为窄，却能展现出无穷变化。那 100 多张牌，数量上的“窄”，可以成就“宽”的无穷排列组合，衍生出种种花样和打法。

玩麻将时，手里的 13 张牌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交换，蕴含的偶然性与不确定的因素太多，面对未知，打麻将难的是取舍，权衡得失，考虑如何把命运真正地掌握在自己手中。麻将似有神奇魔力，极易使人上瘾和贪恋。人生时光为宽，麻将的时光为窄，此“窄”成为不少中国人重要的休闲时段。

麻将桌上玩的是游戏规则，在“宽窄”尺度上，不管身份地位，所有麻友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尊重，体现的是民主与平等，秩序井然。所谓“地利”，在麻将游戏中，开局掷骰子定玩家座位，四川人称其为“叫位置”。座位定好，除非事先有约定就不再改变。

牌局中轮流“坐庄”，人人都能轮到坐庄权。这种坐庄权，其实就是先抓牌，先打闲张的权力。在麻将桌上作弊的少有，

也不敢作弊。牌局上，人人都是监督员、被监督者，作弊必遭严惩，绝无回旋空间。不仅打出的牌都是公开的，而且吃进后的组合牌也公开，和的时候也要亮底公开。

打麻将讲究心宽，地利在变，也要顺应。麻局存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，手气好麻技差也可能赢，甚至和出“天胡”；手气不好，那么，手气就真的是“气死你”。即使有人迷信认为座位方位关乎手气，打麻将过程中，不管手气再撇，也不能随便调换。

就像太极图之阴阳消长，手气是轮回的，手气不好，即使是“宽叫”的牌，也可能牌到终局也和不了。俗语说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人生之路本身有宽窄，不是想宽就宽，想窄就窄的。但可以把控。麻将时，手里的牌拿上来，做什么样的牌面，也就大致在心中有了路数。与时俱进，随着牌局的变化进行调整。

麻将生活，彰显的人生的自由，牌局可大可小。窄番可以做成“宽”番甚至和牌让人欣喜，反之则引来无数遗憾。在现实的混乱、庞杂之中，麻将最接近世俗生活，防上家、猜下家、算计对家、相互拆台、自己不赢也不让别人赢，是国人至

今以来最拿手的把戏。

所谓“人和”，打麻将也讲人缘，牌品不好的人，四川人一般不愿与其打，心胸窄的人打不拢摊。四川人爱打“家搭子”，每逢闲暇，就在家摆开麻将战场，父子上阵有之，亲朋好友混战有之，男女老幼乐此不疲。

尤其是节假日期间，由于休息时间较长，逛商店、拜访亲友吧，既有奔波之苦，又有寒暄劳神之累。因此，不如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或邀几位朋友，寻一清静之地，支上麻将桌，在那哗哗啦啦的牌声中，寻找无穷乐趣……常有这样一幕：下班后约几个同事一起打麻将，正兴冲冲地碰着，某人的手机响了，回答往往如下：“老婆（老公），今晚开会回去得晚，你甭等我，先睡。”

据说，麻将牌原是古时江苏太仓粮仓的仓官发给兵丁的竹制筹牌。仓内常年囤积稻谷，鸟雀为患，守仓的兵丁便以捕雀为乐。仓官以竹制筹牌来计数酬劳。这筹牌上有字，可以做游戏的工具；同时它又是赏钱，有证券价值，可以用来论输赢。可见，麻将自古与“赌注”相关。不过，麻将怡情即可，小打小闹无妨，若上升到

“赌博”的高度则不可取。犹如法度，则宽窄须有度，该宽必宽，该窄必窄。

麻将的乐趣在于细水长流，更具俗世的情调。没有麻将，生活会激不起波澜，生活自不会有什么大跌宕。趋于直线式的缺少波动的生活，让人乏味。成都人好花钱买闲适，所以成都的茶馆在全国是首屈一指地多，其中，以大众化平民闲聊式的公园茶馆居多。有茶馆的地方肯定少不了麻将。

即使你过惯了那种大都市的生活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将许许多多消遣的东西尝试了之后，许多人休闲时仍然最爱的是麻将。笔者已过世的奶奶，去世前 90 多岁高龄了，只要打麻将，不管输赢多少，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和畅快，顿觉一天的疲劳都没有了，这时候人是自由的，心更是自由的。

中国人打麻将，由来已久，举国上上下下，少有人不懂“方城”的意思。不少文人把读书与麻将扯在一起做比较。梁启超曾说：“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。”鲁迅从不打麻将，也曾说：“嗜好读书，犹如爱打牌一样，天天打，夜夜打，连续地打，有时被捕房

捉去了，放出来之后还是打。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，而在有趣。”

艺不在精，有手气则灵；人不在多，三四位则行。人们已习惯于七对清一色杠上花寻欢心。文化印记着都市和在这个都市中生活着的人群。假如以文化来划分的话，也许麻民就成了一个“民族”。

无论尊卑贵贱，男女老幼，做人总得有点乐趣。在麻将游戏中挥洒自如的人，天然有着一份执着与付出。如蒲松龄所说的那种人：“出则舆马，入则高堂，上一呼而下百诺……”颐指气使地作派麻将，君临天下地号令众牌，好不气顺。

不能打几杆高尔夫潇洒一回，却可以打几圈麻将作乐一天……人形形色色，各有各的乐趣。一场麻将将在喧嚣人声鼎沸的世俗声响中结束，我们的生活仍在继续。

